

寻亲圆梦行动

四省志愿者接力寻亲 离家8年的古波找到了家

新快报“中秋圆梦行动”一直在帮他寻亲，志愿者比对寻亲信息“撞好运”



他像一棵朝阳的小树，舒展着幼叶急速成长。时光流逝，那个搓着手要找爸妈、要回家的垂髫孩童，如今已是目如朗星的豆蔻少年。

可当父亲流着眼泪走向他，伸出双臂要抱住他时。古波却红着眼眶侧过脸，不肯与父亲的目光相接。“波儿，波儿啊，你啷个不看我？”父亲蹲在儿子身前，晃动着他攥紧的双手，嚎啕大哭。

9月28日下午，广州增城福利院，一场跨越8年，牵动无数新快报读者和志愿者的寻亲接力，在新快报记者的见证下画上句号。失散8年，过去记忆已然淡薄，在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(下称“未保中心”)长大的古波，尚不能抽身现实，与父母忘情拥抱。但父子俩在下楼时情不自禁地相互搀扶，仍让旁观者露出欣慰笑容，“他们需要相互适应和磨合，分离太久了，在孩子人生的关键节点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”



■古祖兵耐心地蹲在儿子的旁边，握住他的手臂，诉说分离8年来的煎熬。从不肯相对，到慢慢接受，多年不见父亲，古波感情复杂。

【走失】男孩被救助保护

2013年9月，新快报与广州市民政局共同主办的“中秋寻亲圆梦行动”进入第8年。这一年中秋前夕，记者在广州市未保中心第一次见到古波。

“我还没有和你们聊天呢！”古波是一队小伙伴中，最后几个接受采访的孩子之一。记者还未走近他，他的脖子就已经伸得笔直，很主动地打招呼，似乎担心不被人注意，错过这个机会。但坐定后，他又显得有点紧张，不断摩挲双手，急切地说，很想赶在中秋前回家。

“妈妈带我出来玩，走着走着，就把我弄丢了。”与同龄人相比，时年9岁的古波有些单薄。未保中心资料显示，2013年1月9日，古波独自在增城街头流浪，被市区救助站护送至此，已经住了8个月。

当年9月13日，《新快报》刊出古波的寻亲故事。此后每一年中秋寻亲，古波的寻亲档案无一例外都通过报纸和网络传播，连续5年。

“古波，男，入站年龄约9岁，身高121cm，2012年11月30日在增城市永宁街新新公路流浪，自称四川或云南人，父亲古兵、母亲向芹(均音译)——每一年刊载的寻亲信息没有改变，但‘豆丁’古波，已经悄悄长大，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敛，‘记不清爸妈的长相了，算了，找不到就不找了，我在这儿很好，照顾我的叔叔和阿姨，都是我的爸爸妈妈。’2017年9月最后一次见到古波，他脸上已经冒出几颗青春痘。

次年8月1日，回家无望的古波住进增城福利院，又有了新的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。“我们有老师给他补课，突击攻克小学课程，在教育部门的协助下今年送他读了初中。”福利院工作人员石志全告诉记者，古波体育成绩特别好，运动会拿回来的奖状有一大叠，“铅球第一、200米第一、400米第一……你看，还有金牌。”她一样一样展示奖状和奖牌，颇为自豪，“要是他爸妈看到，该多高兴！”

【煎熬】父亲8年不敢搬家

古波的走失地点，在增城大墩村一处外来务工者扎堆居住的城中村，古祖兵在一幢稍显破败的小楼里住了十多年，他的租屋，距离未保中心和增城福利院不过几十分钟车程。

信息不对称，咫尺亦天涯。古祖兵没有看到过古波的奖状，错过了儿子最重要的成长时段。“我没读过书，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能养着我的波儿哟？”他抹着眼泪告诉新快报记者，几天前福利院打来电话，请他去派出所去验血，“那一晚激动得睡不着觉，一早就和老婆来到福利院，想看一眼孩子。”

没有DNA比对的最后结果，按照规定，福利院不能安排他们与古波见面。古祖兵和妻子绕着福利院

的围墙转了好几圈，仰着头搜索每一个阳台、每一个窗口，希望看到儿子突然出现。

他记得儿子走失那天的每一个细节，“下午5点多，我和他妈去市场买菜，波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，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回来，他就不见了。”古祖兵的描述与古波稍有出入，他想过，可能是孩子自己出去玩，走远了，迷了路。“我们在增城打工，波儿跟爷爷奶奶在重庆老家长大，5岁才来广州，没出过远门。”古祖兵回忆说，夫妻俩等到天黑不见儿子回来，乱了方寸，喊来邻居和工友在周边找了几天，但古波就像凭空消失一样，没有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

得知新快报“中秋圆梦行动”一直在帮古波寻亲，古祖兵跺着脚痛哭，“都怪我没文化，小学都没读过，不认识几个字，哪里会去看报纸？”

失子8年，胡祖兵换过8份工作，从搬运工到泥水匠、再从泥水匠做回搬运工，工作地点离家越来越远，但他宁肯早出晚归，从未考虑过搬离旧宅。“万一波儿回来呢？我们搬走了，他到哪里去找？”

二度走入福利院大门，与日思夜想的儿子就要见面，古祖兵抱着双臂，肘部微微颤抖，“谢谢你们！我以为这辈子，再也见不到我的波儿……”他跟未保中心和福利院工作人员说，又跟新快报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说，一遍又一遍。

【寻亲】四省份志愿者接力

古波的回家道路，由未保中心工作人员、新快报读者和遍及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四川等地数百名志愿者接力铺就。

宝贝回家广东地区志愿者燕子告诉记者，2014年9月，也是《新快报》为古波登载寻亲档案的第二年，她注意到相关报道并代为登记了古波的信息，由志愿者清风跟进发帖。根据古波提供的人名，清风求助志愿者淡然进行排查，遗憾的是，淡然将寻找范围锁定在四川和云南境内，但均未查到疑似家庭。与此同时，云南、四川、广西以及广东志愿者纷纷转发扩散，但所有信息皆如石沉大海。

时钟指向2020年8月24日，志愿者小马蚁的一次日常搜索，

为古波寻家带来了转机。“后来我们了解到，古祖兵在去年底偶尔听说有寻亲网站，就央求他的亲戚在宝贝回家发布了寻找古波的信息。”燕子说，小马蚁当日在数以万计的寻亲信息中，“撞到”了古祖兵发出的信息，并马上认定，此“古波”，有极大几率为寻家数年不果的彼“古波”。

所有参与古波寻亲的志愿者都为此振奋，他们迅速展开行动，9月中旬即配合相关部门指导古祖兵完成采血。几天后，比对结果出炉，失散父子成功匹配！

燕子请石志全将古祖兵的照片递到古波面前，令她意外的是，古波只看了一眼，扭头便答“不认识”，又在听到父亲名字时突然委屈地大

哭，“他经常打我，这么多年也不找我，我不认识他！”

“分离将近8年，很多记忆被时光冲淡，可他没有忘记父亲曾经的粗暴。”燕子说，儿子的态度，是古祖兵将要面临的新难题，“亲情是最好的治愈，我们会跟孩子的家庭建立长期联系，帮助父子俩消除隔阂，渐渐磨合直至融合。”

不出意料，重逢一刻，古波仍对父母有抗拒。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劝导下，他的眼神渐渐柔软，尤其是听到父亲为等他8年未曾搬家时，他眼里泛起泪花。“小心一点！”父亲抱着儿子的行李下楼时，古波伸手扶住他，硬是从爸爸手中分出几袋衣物，父子俩对视几秒，露出笑容。（文中古波、古祖兵为化名）